

● 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研讨综述

商 卫 星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商卫星(1970-), 男,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B0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4-0451-06

最近几年,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是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为了将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教师和研究生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进行了两次深入的研讨, 现将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

汪信砚教授指出,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 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马克思热”的逻辑结果。因为在这种“马克思热”中, 人们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 一方面,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对当代世界仍然具有极强的穿透性和巨大的理论价值; 但另一方面, 马克思及其文本毕竟已与我们有着巨大的时间间距, 至少不能说马克思是一位当代思想家。面对这一问题, 人们必然要提出和讨论马克思哲学是否以及在什么意义、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当代性的问题。这一点也反映在人们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法上。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 至少有三种有代表性的提法: 一是认为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区别于近代哲学, 它开启了现代哲学、与现代哲学同质, 并由此提出“马克思更像我们的同时代人”; 二是认为马克思思考的问题是我们时代共有的普遍问题, 因而直接断言“马克思本身就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三是明确承认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时代的重大差异, 但提出马克思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显然, 尽管具体方式不同, 但这三种提法都是通过消融马克思及其文本与我们之间的时间间距而确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从更深的层次上看,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 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与那种笼统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相比较, “马克思热”中的种种讨论, 包括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讨论, 无疑更能彰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个性特征, 从而有利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本清源。

陈祖华教授认为,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 主要是回应一些人总在不断地谈论马克思主义“过时”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 第一, 虽然社会历史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而, 从长时段、深层次的历史眼光看问题, 则又有许多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 且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的视野之中。第二,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包含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论结构, 它的接近社会生活具体层面的某些理论观点, 确实会出现与已经发展了的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 然而它的基本理论, 特别是作为理论内核的马克思哲学, 作为仍在延续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则仍将覆盖当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面和基本趋向, 因而具有当代意义。

朱传荣教授认为, “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 既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又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是当代社会发展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是马克思当年提出需要解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问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做是辩证唯物与历史唯物主义时,问题的提出者就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哲学”。他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意识形态,不是哲学。继而在论争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的过程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作为一个人是有哲学的,而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没有哲学的,只有作为意识形态的理论。另外,这个问题的提出,在西方是否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背景。因此,我认为,还是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为好。国内有些人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为了迎合西方的提法,而不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之所以坚持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在于这个哲学是在恩格斯的合作中创立起来的,又是为恩格斯完善化起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的真理性、合理性上去说明,更要从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上去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它仍保持着生命的活力。

赵凯荣教授指出,当前所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其背景主要是苏联、东欧的解体和中国的变革,所有这一切都似乎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的界标。虽然问题本身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无当代性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等不确定性疑问等问题为形式,尽管这不是以反诘话语的形式出现的,但就其表现而言,问题往往与答案相关并已经内涵于问题中,即主要是否定性的,在那似乎是问题的话语中内涵了这样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过时了,它们根本没有当代性。

萧诗美副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之提出,大概出自两种想法:1.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不是现当代的,现在我们要开发它的当代性;这可以叫“返本开新”的思路。2.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就是现当代的,但被人们误解了、遮蔽了,现在需要澄清迷雾、扫除蔽障,这就有“拨乱反正”的味道。

青年教师赵士发认为,提出并研究该问题的意义不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而在于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因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解答,实际上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展示。

博士生皮家胜认为,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概念作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涵盖的面要宽泛一些,它既包括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哲学思想,也包括马克思早期的哲学思想,即不够成熟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容着极不相同的内容,我们绝不能笼统地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

博士生曾庆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是现成的,它需要我们在当下的历史境域中不断地返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基本精神、基本原则之中来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和诠释,从而使它凸现其当代意义与价值。应当说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是一种未竟的事业,所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并不是无根由的,它是实践的需要,是正确理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

博士生凌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缘由。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世界已成为一个普遍交往的世界。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无论是在哪个方面,或是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无法比拟的。因而,产生于一个半世纪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必然会遭遇一个新的历史境域,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具体结论和命题也必然会遭遇到各种挑战。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反思。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实质和内容

汪信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是否继续有效或是否过时的问题,它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是否过时问题的核心组成部分。在 20 世纪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的论调曾不断出现。但只要人们不能指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也就不攻自破。就其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至少关涉到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否具有当代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否也是当代世界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且是否是当代世界上哲学应该关注的根本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否具有当代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思维方式是否与现当代哲学同质;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论是否具有当代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看法是否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内容并不限于以上三个方面。仅就这三个方面而言,我们也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例如,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问题并不具有当代性,但只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结论有助于解决当代世界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朱传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过时?我们认为没有过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创立新哲学的始初意义和根本目的至今仍有意义,所谓始初意义,就是从理论论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而根本目的就是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消除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奴役、压迫、剥削等不平等现象,创立人类和谐、平等、自由、物质和精神都很丰富和健康的社会。当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生态环

境及中西、南北矛盾的存在,都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目的还未有实现,而且还必须按照它的意义和目的要求去奋斗,特别是从它的理论实质、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才能逐步实现其意义和目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实质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生活形式的批判性,仍要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始初意义和根本目的要求去奋斗;它的当代性实质的表现之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彻底批判中形成的。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共同的突出特点就是对近代理性形而上的反叛。哲学由研究意义世界转向研究生活世界,回归生活世界是现代西文哲学的基本精神。但是,近代哲学转向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而创始的,特别是马克思的生活世界是指人的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现代生活过程,这是现代西文哲学各学派所没有的本质特征。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处于当代哲学的前沿;而且从哲学的未来走向看,它将成为新世纪哲学的主流派。

赵凯荣教授认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老问题的新探讨。因为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质疑决不仅仅是在这次苏、东事件之际,而是在此之前早就发生并发生了多次,甚至在马克思本人还在世时就提出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曾这样讥讽过唯心主义,他说,唯心主义说唯物主义早就被驳倒了,但他们还在一万次地、一万零一次继续在批驳,同理,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问题也有如此,质疑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问题在马克思还在世时就发生了。因此,“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并不仅仅就是一个当代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就存在,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已经有过多种存在形式,甚至在马克思创立自己哲学的时候——那个在时间上逻辑上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当代”的时候。

博士生柳祥美认为,由于马克思哲学深刻地把握了物化社会人的异化及其根源,抓住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及其根本,预示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极其发展趋向,而且这些问题又契合着当代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哲学超越了十九世纪,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仍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

博士生刘友红和刘晓玉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从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文本的重新解读出发,并结合马克思所在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的剖析,去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的遮蔽和曲解,从而发掘出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即所谓的本真态的马克思哲学,并以此为基础,将马克思哲学纳入到整个当代哲学的背景上作宏观考察和透视,剖析出其属于当代哲学方面的哲学属性以及对当代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将之作为对当代进行分析和批判的武器,对当代时代课题作出分析和解答。这就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全面揭示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内涵及价值、意义。

博士生邓喜道认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实质是讨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从理论上是不是正确反映了我们现时代社会发展的一些主要问题和重要规律?从实践上能不能在批判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动中充分发挥其改造当今世界的功能。换句话说,即产生于150年前的马克思哲学是否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精华。

三、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理论分析

汪信砚教授认为,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所关涉的三方面内容相对应,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也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首先,马克思哲学的根本问题具有当代性。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促进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协调发展、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虽然马克思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他的哲学所关注的这一根本问题却是超越一切具体时代的。其次,马克思哲学的解题方式也具有当代性。与建立在理智形而上学基础上的近代哲学根本不同,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是实践——生存论的,其面向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致力于规范人与世界的关系等特点,使其在思维方式上与现当代哲学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再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结论也具有当代性。马克思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历史发展的哲学反思、对现实中不合理性的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性批判、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想形式的观念建构,特别是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实现条件和途径的探寻,对于解决当代人与世界关系上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对于消释当代世界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陈祖华教授认为,由于理解的偏离,使得我们在一些重要方面“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延伸了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也妨碍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文明大道上的进一步发展。为什么会有上述种种误读和偏离?用解释学的语言来表达这既有一个解释学处境的问题,又有这种解释学处境与由此而形成的视域之间,以及这种视域与文本解读之间所形成的负加速循环问题。这种解释学处境,包括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生存境域等多方面的情况。我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或前工业社会,自19世纪60年代起,到新中国成立前,虽已走上现代化的历程,但成效甚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大体仍处于前现代状态。在思维方式方面,也许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笼统直观的阶段之后,会转向某种知性思维方式。因而以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的哲学文本,也就成了一种既很自然又难于避免的情况了。问题在于要尽快超越它,跟上时代的步伐。过去,我们看到了斯大林的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与教学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但从哲学史、人类认识史以及社会历史演变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反思与自我反思不够,因而由特定的解释学处境所形成的视域,便强化了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这种解读。现在之所以能突破这一怪圈,归根到底还是由于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改变了人们的解释学处境,深化与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所致。

朱传荣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具有当代性,首先,也是最主要的,是由它自身的理论品格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理论,恩格斯曾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烘熟悉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它在实质上是实践的,是研究历史的指南,这是以往哲学所没有的理论品格;其次,就当代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探讨、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的理论武器。当代人类社会实践基本内容和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现代哲学。当代人类在实现世界性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所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全球性问题,以东西矛盾、南北矛盾,以及恐怖主义等,都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威胁和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是能够承担这个复杂的历史任务的。因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当代性的根本道理。

赵凯荣教授认为,我们提出或重提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关注点应在于当代、当代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主要关注于马克思哲学给我们面对和解决当代问题提供了哪些宝贵遗产和智慧。如马克思所言,如果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看一种已经在时间上是过去和历史的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只要考察一下时代精神是什么,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什么,以及这种哲学是否具有这样的特质就可以了。这也是真正哲学和真正自然科学不同之处,真正的哲学往往可能具有后发的时代性、未来的当代性,它的当代性却不只在它身处的、现实在场的、昙花一现的那个“当代”,更具有在未来被放大的“当代性”。马克思哲学的涵盖甚广,确实有一些在他本人身处的那个当代具有或不具有当代性的东西在未来的时空中成了被放大的“当代性”,这一点正日益不断地被今天的当代性现实所证明。

萧诗美副教授认为,要回答马克思哲学是不是当代的,或有没有当代性,显然与我们如何定义“当代”有关。麻烦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时代差”。我们总是很有理由地把黑格尔以前的“近代哲学”归入传统哲学,以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相对应。可是我们所说的“近代”和“现代”在西方人那里却是一个概念,即都是 Modern。也许我们观念中的“近代”和“现代”,相当于西方人心目中的“现代”和“后现代”。这样我们所说的“当代性”就相当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于是我们论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不仅要面对上述“时代差”,还会进而出现“时代错位”。以市场经济为主题的当代中国文化最需要的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理念而不是当代乃至后现代的东西。我们知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法权主体意识和自由个性观念等精神文明,恰恰是由西方近代知识论或主体性哲学锻造出来的。可是我们把“当代性”定位于“后现代主义”,这些建立市场经济主体意识所需要的价值观念就全是应该受到批判和否弃的,这不是时代错位吗?

博士后陈立新认为,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首要的是要与近代哲学进行对照,因为马克思哲学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发展而产生的学说,以德国古典哲学为最高成就的近代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不可否认的思想资源。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针对近代哲学发动了一场革命,那么,马克思必定与近代哲学进行着具有本质重要的划界和分殊。而且,这肯定不是细枝末节的区分,而是根本原则上的改弦更张,是哲学存在论基础上的决断。这样,明确了近代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是“什么”,就顺理成章地洞晓“什么”不是马克思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认为,逻辑思辨终止于现实生活面前,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人们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表明,马克思通过深切领悟现实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已经踏上了不同于近代哲学的思想道路,建构了一种以现实生活过程为基础的且能够说明近代哲学秘密的哲学存在论,我们姑且将此称之为生存论的存在论基础。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境域正是在当代才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以及当代哲学在此基础上的思考和焦虑,确证着马克思先期预告了当代人的精神状态。可见,马克思哲学在性质上属于当代,马克思是当代哲学家,当代性是马克思哲学的生命。就此而论,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不是当代人使之当代化的权宜之计和自我防御。

博士生曾庆发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马克思哲学颠覆了西方近代哲学的超感性现实的抽象形而上学传统,实现了向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人类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回归。这一回归标志着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向。第二,马克思哲学锻造了科学解剖人类现实生活世界和人类生存状态的锐利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件武器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了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开放性、批判性等一系列新型的特征,从而使其超越了近代哲学单一性视野,达到了全新的问题域和全新的理论视野。第三,马克思哲学立足现实,追求人类解放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仍然是我们深切领会中国当下现实和未来趋向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基于这一宏伟目标之下的对人之现实生存状况的解剖也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条中心线索之一。

博士生郭剑仁认为,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仍在马克思哲学的问题域中。不仅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矛盾更加突出。美英等国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概念仍是我们

思考 and 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不言而喻了。

四、关于深化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汪信砚教授认为,深化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要深化对整个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要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作出入理的分析和阐述,就必须着力研究和弄清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当然首先还是由马克思哲学本身决定的。近年来哲学界出现的“理解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等诸多的努力,说到底都不过是试图弄清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当是透析马克思哲学当代性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二是现时代的特点。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也取决于当今时代的特点,即现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态势,特别是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情况。只有弄清现时代的特点,我们才能有根据地论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三是现当代其他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虽然马克思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并不取决于现当代其他哲学的情形,但弄清现当代其他哲学的性质和特点,可以为我们判别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

陈祖华教授认为,第一,要在坚持历史演化的生成性、敞开性、不可还原性的前提下,全面关照历史与现实、文本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反复、深入地展开当代重大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经典文本地对话。第二,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展开马克思哲学与包括人文主义学派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第三,还要进一步展开在现实层面上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对话。这种对话,应具有平等性、互主体性,以及视界融合与意义生成的性质,由此而推动马克思哲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当前,提出“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有其合理之处,但一定不能把马克思与现实生活、与现代西方哲学绝然分割开来,一定不能以厚古薄今的态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马克思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讲坚持与发展,近年来,讲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已经发展了的社会实践,我觉得这些提法比起“回到马克思”这一口号来,更为准确。

朱传荣教授认为,关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问题,总的原则应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思路的核心是从研究当代现时问题为中心的科学研究方法。具体地说,首先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章,所谓“认真研究”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经典文本基本思想、观点及其深刻意义,不应当以所谓“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研究原则,要从经典文本产生的生动背景及其实践需要来看它当今的意义,绝不能按照西方“回到马克思”的静止地纯学理的抽象研究思路去研读原典。其次要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批判的汲取其合理的成分。既不应一概巨斥,也不能完全生吞,要“以我为主”。再次,要加强对当代现时问题,即新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这项研究不能是经验主义的研究,否则任何具体事实和现象都成为现实问题,我们说的现实,是那些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性的事实。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指导下的研究。否则就不会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和规律性。

赵凯荣教授认为,根据复杂性发展,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复杂的,所以,我国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还是要回到我们特有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道路上来,而不能被西方哲学家们牵着走。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当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大家都在搞马克思哲学,应该用马克思哲学本身的方法。但现在问题却是,西方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的优越地位,使得我们不仅有可能失去我们传统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我们多少年来文化输出的重要的东西,也可能使我们更多地依赖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样一来,马克思哲学本身的方法被许多诸如语言学、现象学、解释学转向之类的东西湮没了,说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不过是说,马克思哲学和他后来的海德格尔哲学、伽达默尔等有诸多共同性或共通性;其次,我们植根于中国国情基础上的研究马克思哲学的特殊方法也被边缘化了,说马克思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仿佛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是平等的(没有认同大家都在搞马克思哲学这个问题,那样,马克思哲学比其它哲学不能不有一个优越的方向),实际上是将现代西方哲学放在了高于马克思哲学的位置,并以此作为评价任何哲学(包括马克思哲学)的准绳。甚至有这样一种倾向:似乎马克思哲学根本不算哲学,如果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是一个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方向,必须竭力避免。

萧诗美副教授认为,论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采取与当代西方某某哲学家相比靠的办法不可取,至少有些冒险。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当代问题的切入点是所谓生存问题。许多人把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描述成从知识论到生存论的转向。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生存论和知识论能够这样对立起来吗?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生存论路向,主要是接着西方传统本体论(存在论)思路而来的。普遍认为在西方哲学中还有一个从传统本体论(存在论)到近代认识论(知识论)的转化,这至少意味着所谓“认识论哲学”在历史曾经“进步”过,比所谓“存在论哲学”更进步。因此我们要用“认识论(知识论)视域”和“存在论(生存论)视域”的二元对立来描述“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的根本区别就要冒一定的风险。事实上知识论(认识论)和存在论(本体论)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讲“生存”,生存如何成为哲学问题?生存作为一个哲学问题,还是康德曾经说到的“人是什么”的问题。现代有些思想家觉得“人”不能用“是什么”的方式来

询问,于是主张把它变成“人是谁”甚至“我是谁”的问题。因为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是我经常并且首先不是我自己。我不是我自己,也就是说“我非我”,或者叫“人非人”,这不就是马克思哲学中的异化问题吗?因此我认为,要论证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现代意义,其实用不着去比靠现代西方的某某大家,也用不着去构造复杂的解释框架,只需我们深入马克思哲学内部,从其“实践—异化—自由”问题入手就可以了。

青年教师赵士发认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与“回到马克思”两种主张。回到马克思与重新理解马克思是密不可分的。回到马克思是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合法性前提,但回到马克思依然不能抹煞马克思哲学的开放性,马克思哲学需要与当代西方哲学、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当代科技发展等等对话。“当代性”本身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最为根本的它表明了一种动态发展的内含。我们不能仅仅从时间角度来理解“当代性”一词,相对于“现代性”或者“近代性”去理解它,而应从理论的生命力或时代文化活力的角度去理解,“当代性”的含义就是指一定主体或对象的现实生命力。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是指它的当下生命力与活力。

博士生柳祥美认为,进一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实践生存论内涵,引导和推进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阐释和形成一种积极有为的当代生态文明理念,帮助人们理解和走出当代人类生存困境,从而阐发和提升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解。

博士生杨芳和李庆云认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必须立足当代人类实践和科学的最新成果,哲学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必须明察时代精神的动向,必须对当代人类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科技成果对人类造成的新影响作出解释和说明,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才能拥有最坚实的文化基础,才能获得最充分和广泛的时代性思想内容。

博士生商卫星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特别地表现为破除了在黑格尔那里发展到极致的理性专制主义和逻辑图式主义,并且在本体论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对于任何一种理智形而上学抽象性的瓦解。消除一切虚假观念、返回事物本身,以及进入到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因此在深化研究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探索马克思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关系,并且特别探讨了这一哲学在思想逻辑上的一破一立的展开过程。

参加本次研讨的有:朱传荣教授、陈祖华教授、汪信砚教授、赵凯荣教授、萧诗美副教授、青年教师赵士发、博士生李庆云、刘晓玉、曾庆发、郭剑仁、商卫星、凌新、刘友红、柳祥美、皮家胜、邓喜道、杨芳及部分硕士生。

(责任编辑 严 真)